第五章 纯粹概念【时】

北方的未开拓领域的中央，有一块被称为『遗迹街』的地方。

人类无法安定地生活而离开的未开拓领域，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特别的资源。有大量被主赐予了第三身份的称呼的冒险者们不顾危险聚集于此，只为了找到那些价值连城的材料或者古代遗物。

有的时候还会有非法的物品流通于这些为了一夜暴富而执着地探索的这群人之中。

那个帮助了撒赫菈两人的沉默寡言的魔导技师，就是已经半身踏入这种非法交易的人了。也是要使用流通线路前往没有第一身份管制的未开拓领域的人。

『阳炎的后继』以及『第四』总督来到北大陆的时候，第一身份就发布了注意恐怖分子的通告。但这条运输非法物品的线路，自然是不可能逐个检查货物。更何况这条货运列车，无论怎样都会通过检查，顺利开动的。

在这些货物之中，在车厢里面突然动了起来。

「嘿呦，好」

木箱之中出现的是有着一头柔顺的波浪银发的撒赫菈。工坊中搬运而出的许多货箱中有一个有着魔导技师做的暗格，撒赫菈占据了那个狭小暗格的所有空间。撒赫菈探出头来，享受着解放的感觉，呼了口气。

「这里……没有别人呢」

虽然在堆满木质货物的车厢内部，不知道是技师有意还是本就没什么货物，空间还有许多。

这个堆积着半数都是违禁品的货运列车，环境也很差。空中漂浮着灰尘，无椅子可坐只能坐在地上感受着列车传递到身上的震动。木制的车厢壁恐怕是只追求货物不会掉落就行，四处都是裂隙，到处漏风。

这样子度过半天也实在难受。好像中途还有一次换乘，但换乘之后的环境大概和现在也差不多。撒赫菈启动了自己从堆积的货物中找到的制暖导器，然后咚咚地敲了敲自己的影子。

「成功。之后就是注意不要把自己冻死了呢」

一个幼女从撒赫菈的影子里爬了出来。木箱里面的空间刚好有一人份。

「什么。不喜欢？」

摩耶听到责难，绷着脸看向别处。

「真好呢，撒赫菈还能感觉到冷暖。温暖是种舒服的感觉。仔细感受的话是什么样？比我更能感觉到自己还是人对吧？」

摩耶抓到撒赫菈的话柄之后，丝毫不用掩饰自己正在闹别扭的心情。撒赫菈倒没和这样的摩耶像口角。

自从摩耶在她们躲藏的工坊发泄了感情之后，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就一直这么尴尬。

赤裸裸地表现出自己的弱小的摩耶，并没有改变自己顽固的态度。她的心态更像是对千年来从未断绝的孤独的自我防护。为了他人而放弃保护自己，对摩耶来说还是太早了。

但撒赫菈还从没对别人关心到让她能意识到别人的这种微妙感情的程度。只知道摩耶生气了，却不愿了解其中缘由。只说一句「真麻烦」就把摩耶放到一边去了。

结果两个人都双手抱膝背对背而坐。让时间随着沉默一同流逝。

这种时候该做点什么好呢？对撒赫菈来说果然是毫无头绪。然而自己还要在这里待上半天。撒赫菈心里对这块尴尬的地方既厌恶，又腻烦。

不管怎样，就先随着列车这样摇摇晃晃吧。

感觉到列车在慢慢地减速，撒赫菈睁开了眼睛。撒赫菈和摩耶到现在也还是一句话都没说过。出发时还是清晨，而现在已经入夜。摩耶则还在摇摇晃晃地打着摆子。

列车停了下来。

到了转运货物的地方了。摩耶也随着停车的晃动醒了过来。眨巴眨巴眼睛之后看向了撒赫菈。视线相交的几秒之后，似乎突然想起来两人之间还在吵架，忙不迭地又看向了别处。

撒赫菈没把摩耶这种能力不强却十分固执的态度放在心上，透过车厢壁的裂缝看了看外面的样子。看来货物的转运很快就要开始了。从听到的即将要换装货物的声音来看，应该还是回到箱子里比较好。

「……嗯？」

正当撒赫菈起身准备钻回箱子里的时候，车厢外面传来了些许骚动。听起来似乎是有什么人在争吵。

万一，是追兵的话。

撒赫菈在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而摩耶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紧张了起来。

如果就这样逃走的话，那就指定是再也赶不上和白亚约定的见面时间了。但要是说和追兵开战的话，实际上也什么都解决不了。等击退敌人之后，同时撒赫菈两人偷偷乘上这趟货车的事情也会暴露。肯定是不会再让撒赫菈和摩耶继续乘车的了。

大概就只能躲在木箱里，祈求能够顺利通过这里了吧。

撒赫菈除了碰运气之外没有任何想法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要是把自己当成诱饵的话，会怎样？

这似乎意外地是个好主意。

如果撒哈拉现在采取故意被发现的方法，就能作为佯攻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不知道内情的人，相比摩耶，肯定是更重视撒赫菈。很多人连摩耶是异世界人的事情都不知道，那要是提起她是从四大人灾『万魔殿』中复活的人就更是稀少了。

撒赫菈只要把摩耶留在这里，然后引开追兵直到货物转运完成就行了。就算自己不幸被捕，只要不交代摩耶的事情，摩耶也能完成自己的目标。

撒赫菈想到这里，歪了歪头。

「……算了，凭什么？」

撒赫菈这样问了问自己，把自己给蠢笑了。

为什么自己就非得要做这种事？若是摩耶利用诅咒下达的命令也就算了，撒赫菈觉得自己主动去做这种自我牺牲的计划，根本没什么意义。更何况摩耶明明就是被骗了。要是<闹剧>被迫止步于此，对她也好。

总的来说，撒赫菈并不想死。受伤都不想受伤。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这样想就绝不会错。

因为，活下来才能变得更强。

像梅诺那样，能够为了他人而行动的样子不是很耀眼吗？什么的——

「——像个笨蛋」

摇摇头，把脑海中闪过的念头抹去。

说到底，正是因为自己做不到才会强求。撒赫菈在那片沙漠里与梅诺战斗，最终毫无悬念地失败之后才明白。

她即使是死，也无法成为像梅诺那样耀眼的人。

人与人之间总会存在着差距。撒赫菈垂下视线。

在那里，有一个小孩子在颤抖。

与谁都不交心。无人依靠只能自己虚张声势。明明因自己什么都做不到的弱小而叹息，却还不得不为了自己而向别人展示弱小。

这样的孩子，就在眼前。

——……想要有人珍视自己。

摩耶仅袒露过一次的脆弱的心声，不知为何兀自在撒赫菈脑海中响起。

撒赫菈放弃了思考。

突然站了起来。让摩耶留在这里，而她自己则把手搭上了车厢的门。要做点干什么。自己的理智想要从客观的角度制止自己的行动。虽然遵循理智的想法显然更加正确，但撒赫菈也没停下来。

「……撒，撒赫菈？」

摩耶带着十分畏缩的表情挤出细小的声音。撒赫菈从那样的表情中清晰地感受到了摩耶对被抛弃的恐惧，感到有些好气又好笑。

「你要，去哪……？」

「诶？啊——，嗯。稍微，那个……」

完全想不到一个好借口。自己打算为了摩耶去引开追兵这种话就连撒赫菈自己都无法信服。即使是算说出来，摩耶也更是不可能相信的吧。

因此，撒赫菈立刻就这样回答了。

「我，我去趟厕所」

「啊？」

摩耶听到意料之外的回应，说不出话来。看到摩耶脸上「这家伙在说什么东西」的表情，撒赫菈开始觉得觉得就算是借口，自己也应该找个更好点的。不禁自责了一下。

就连装模作样都不行。

明知自己无法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撒赫菈带着少许绝望沉下肩膀，随后推开了通往或许有着追兵的外面的车门。

导力的磷光，在这片葱郁的树林中拉出一条光带。

在这个能遮蔽天空中放出白色导力光的『星骸』的杂木林中。光线的源头来自于如一位用黑色丝带扎起栗色头发的如梦一般美丽的少女。因为使用导力包覆与身体上而提高了身体机能，她穿过树林的轨迹在这个昏暗的树林里十分显眼。

有许多身穿神官服的人就像被光线吸引的飞虫一般，紧随于这位少女身后。

全员都是处刑人。且全都身穿对她们身为魔导行使者的能力的认可的蓝色神官服。认同『教官』的号召的她们，根据教典的通信魔导得到的情报，前来追击眼前这个被通缉的少女。

她这样看起来步履蹒跚的年轻人，应对着她一个人绝不可能生还的围攻。然而这群精锐的魔导行使者们，却因她而陷入了劣势。

「可恶，怎么会这么难缠……！」

她能弹开纹章魔导，躲避教典魔导。战斗的技术过于强大，以至于处刑人们甚至不觉得自己在与人类作战。

她做出的动作与己方不在一个层次。竟能输出这样巨大的导力进行导力强化？虽然敌人的能力超出预期，十分难缠。但她也差不多要离开杂木林了。处刑人中有一个人将导力注入左手的教典中，发动了教典魔导。

『导力：接续——教典·一章四节——发动【主之心贯通天地，远达千里彼端】』

神官拥有的教典魔导之一，通信魔导。只要有这个魔导，就可以与进行过同步的教典取得联络，即使不在同一场所也可以保持有效率的情报交流。

等来到开阔地带再一决胜负。就在默默地通过教典魔导传递计划的时候。

『阳炎的后继』却突然一转方向。

「——！？」

她突然小小地跳起，继而利用近处的树干当作跳板跃起。树木剧烈地晃动，积雪纷纷落下。看到她突然间180°的转向，在她身后追击的神官畏缩了一下身体。

不过是一瞬间的迟钝，也不能改变这是个致命的空档的事实。神官旋即被『阳炎的后继』挥来的拳头击中。

「咕啊！？」

随着惨叫响起，又是一位神官无法战斗。现在已有十名以上的神官被击倒。神官们拥有压倒性的人数优势，但她们与敌人的战斗能力的差距却不言而喻。

「要来了！」

她独自高喝。

话音刚落，全身缠绕着淡淡的青色导力光的『阳炎的后继』猛地加速接近。她的速度超出了神官们的想象。同时还利用树干作为跳板，在空中跳跃出无法预判的轨迹。再利用着一击即走的游击战术，仅拳头击败了最后一人。

「呼」

反过来击败全部追兵的她吐出一口气。不知她有怎样的身体能力，甚至喘息都没有。

现在的她，正独自行动着。

击败了骑士们，得知了摩耶二人所在之处的梅诺两人分头行动了。一人前往摩耶的目的地『遗迹街』的入口，另一人就这样前往摩耶和撒赫菈现在的所在地。

然后在正准备与撒赫菈汇合的时候，被等在那边的处刑人伏击了。

但这种事情早在梅诺的计划之中。因为事前就听说了这个事情，反而慢慢地把追兵一个个击败了。

「那么……要赶紧和撒赫菈她们汇合了」

栗色的马尾辫飘动，梅诺再次气息稳定地跑了起来。

杂木林前，有一条线路铺设于此处延伸向远方。摩耶她们应该就在前方的车站。

但是

梅诺驻足于这片反射着白色月光的雪原上。

「……果然」

雪原中出现的对手在一个梅诺意料之中。

从神官们正确地追来了梅诺身处的地方就能看得出来，她们已经完全看透了自己前往目的地而行动的意图。

虽然早已预料到了，但却没办法避开。因为梅诺把尽早与撒赫菈两人汇合作为最优先的事情。

苦涩的视线投向眼前的女性。

「……煽动刚刚那些处刑人的，就是你吧」

「啊啊，是啊」

等待在这里的敌人。

最强得以短审问官米歇尔切实地颔首赞同。

「我把你的位置告诉了这群为了反对我而聚在一起的蠢货。这样又能让你陷入战斗，也能清扫反乱分子。单靠自己的独断专行，结果被反杀的蠢货根本不值得同情对吧。这样一来，反对我的人就减少了」

「被像你这样的老油条利用的孩子们真可怜」

「无聊。这些拿不定轻重的无能之人，难道还有更好的用处？」

米歇尔单手举起大剑。四散的雪花因为反射出她身上的导力光而闪烁。

既没有强大的武器也没有教典，然而从她摆出的架势中散发出的压力却远远超过先前追击梅诺的神官们。

「闲聊就此结束，『阳炎的后继』。你就止步于此吧」

最强的【使徒】，【魔法使】

对白亚忠心耿耿的米歇尔眯起一侧眼睛，如此宣告。

脸上带伤的神官，正在步行穿过货运列车的车站。

这里主要用于放置从『遗迹街』采集来的材料，同时也是向『遗迹街』进发的冒险者们放置物品的地方。四处堆积着的木质集装箱和小山一样的货物之间仅有一条小路。通过列车运达此地的集装箱，由工作人员操作外骨骼导力强化装甲上的转运到指定地点。

『教官』聚集起愿与自己一起的处刑人，编制成一个独立的部队。因此得以先于米歇尔发现『阳炎的后继』的行踪。

是分头行动了吗，梅诺身边没有与她同行的原色知性体的身影。『阳炎的后继』正在独自行动中。自己能清晰地看到远处的集结的神官们战斗的状态。用上望远镜，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本看不清的远处的敌人的样子。

毕竟自己已经回到了全盛时期。『教官』毫无疑问，对自己的状态深信不疑。

但是，仅仅是这样还不够。

向『教官』们提供了梅诺等人的所在地的情报的绿头发戴眼镜的神官，没有参与对梅诺的追击。甚至现在已经与她们断绝了联系。

「果然……是间谍吗……」

芙兹雅德被编入米歇尔的直属部队，但似乎对米歇尔的指挥不服而接近了『教官』。平日里米歇尔似乎对她很不客气。她既没有说不想当异端审问官，也没有提供假情报。她能够通过把自己的精神潜入地脉中的仪式魔导，不断地利用地脉进行感知，获得正确的情报。

米歇尔们没有欺骗『教官』，而是利用泄露情报，让这些弃子们消耗『阳炎的后继』，而由自己来亲自刺杀她。

「开什么玩笑……」

搞得好像自己这群人都在她们的计划之中一样。敌人不止是『阳炎的后继』。米歇尔也是自己的敌人。

直到中途都按照米歇尔的想法进行吧。牺牲聚集起来的同伴，顺着她的思路当成弃子，最后让『阳炎的后继』与米歇尔正面遭遇。

然后活下来的那一方就由自己来杀死。

「处刑人，是独立的存在……这如你所愿了吗？」

趁着米歇尔和『阳炎的后继』正开大的时候，自己要是再取得一份战果就更好了。如果是『第四』的总督，也是足以作为处刑人的战果的对手。不知为何，她能通过自己的第六感察觉到撒赫菈的所在地。然而这只不过是侵蚀着『教官』的原罪概念被与撒赫菈一同行动的摩耶所吸引的表现。但『教官』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喂，那边那个。无关人等，禁止入内」

『教官』擅自深入仓库的行为被几个男人发现了。或许是雇佣的警卫，一眼就能看出来曾是习惯粗犷动作的冒险者。或者说，也有可能是参与到不法物品的流通中的现役冒险者。

他们警惕地看着从『教官』的长袍下露出的神官服。

「就算是第一身份，没有提前得到许可的话——？」

『教官』没有丝毫犹豫，挥动单手刺剑刺向男人的心脏。男人看着没入胸口的刺剑，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随着剑刃拔出，男人也随之倒地。

『教官』抬起头。抹杀碍事者。这才是处刑人。

『导力：接续——细剑·纹章——发动【突刺：扩张】』

被连续放出的纹章魔导，在另一个人的额头上开出一个洞。神奇的是，在一片谁都没有出声的静寂中，男人的身体倒向了地上。

「滚开……要么就死吧」

惨叫声，喷薄而出。

撒赫菈来到车厢外的同时，也听到了别处传来的惨叫。

「……嗯嗯？」

撒赫菈感到有些疑惑。本以为可能是在自己之前就有非法品被找到，但现在和骚动有些不同。地面在微微震动着。「什么东西」「叫支援——」「别，快逃」之类的声音不绝于耳。随着杂乱的消息和周围慌乱的声音，脚边传来的震动也越来越近。

地面上的震动断断续续，却在稳步地慢慢靠近。撒赫菈一边想着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向了震动传来的方向。

『导力：接续——教典·三章一节——发动【尔袭来之敌已倾听，此响彻于耳之钟鸣】』

导力光形成的钟响起钟鸣，撒赫菈和摩耶乘坐的货运列车的牵引车头被吹飞了。

是教典魔导。撒赫菈对这毫无警告的攻击哑口无言。首先就将作为交通工具的导力列车的牵引车头破坏。

放出声波攻击的导力钟消散，随后神官现出身形。身着蓝色的神官服。从胸前系起的线的颜色来看，来者在神官中也是达到了祭司水平的人。

是追兵的袭击。不知道她做了什么能够这么精确地找到撒赫菈两人所在的地方。

「撒赫菈，只有，你一个人？不……果然，还有一个人，禁忌的『万魔殿』的小指，也在啊……」

看着撒赫菈的神官脱下了身上的长袍。

神官脸上的伤口牵动了撒赫菈的记忆。

「……『教官』？」

修道院时代的的指导神官的领头人。

但她已经与撒赫菈记忆之中的样子大相径庭。从神官服中伸出的手脚的皮肤上遍布眼球和孔洞，背后也有许多不自然的凹凸起伏。穿着长袍时还能掩盖的身上的异常，如今暴露无遗。

「这什么？改头换面了？但毕竟人的兴趣总是各种各样，我也没法否认啦」

「啊啊。你也要袒护『阳炎的后继』是吧」

得到的回答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很显然是被原罪概念侵蚀了精神，正在失去理智。撒赫菈小心地提问。

「你说什么？袒护梅诺这种事，我可是一次都没做过。要是拿梅诺交易之后能换得帮助，那我很乐意把梅诺给你哦？」

被摩耶召唤到北方的撒赫菈，根本不知道梅诺现在在哪里。但对方似乎并不这么想。

「……『第四』总督，撒赫菈。你和『阳炎的后继』是同一时期进入修道院的吧」

「虽说是同时期，但在一起的时间一年都不够呢」

撒赫菈还有其他同期的处刑人候补都因为梅诺的愿望得到解放。留在那个修道院的，只剩下茉茉还有其他极少一部分人。撒赫菈也放弃了发掘自己的才能，在培养普通的神官的教堂担任修道女。

似乎是因为对当时的情况一知半解，『教官』从中发现了什么可疑的线索。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一起谋划了？」

「根本没有。您的过度解读可以停停吗？」

干脆地否定了『教官』的疑问。从撒赫菈的角度看，这样的提问离谱到了极点。

「我一直以来和梅诺的关系就不怎么好。坚决反对你随意捏造过去的事情」

「『阳炎的后继』在离开修道院的时候把自己的资料全部烧毁了……即使如此有的事情也很明确」

『教官』无视撒赫菈的话，全身的眼睛都睁圆了。

「调查发现你的训练成绩陷入低迷的同时，『阳炎的后继』刚好开始崭露头角。你们两人之间做了什么决定？」

「哎呀……都说了什么都没有……」

这缘由，单纯就是撒赫菈发育得早，结束得也早而已。但另一边，梅诺却得到『阳炎』的亲自训练和指导，实力迅速地增长了。撒赫菈真心希望『教官』不要继续揭开自己那些难过的回忆。

「回答不出来，吗。在圣地消失的那个时候，『阳炎的后继』在『阳炎』所管理的修道院中烧毁的，想要隐藏起来的情报，就这样串连起来了啊」

「我一没与她做什么约定，二这种因果是不存在的，所谓庇护梅诺的人也更不是我啊？」

梅诺焚毁的资料上记载的是她与茉茉的关系。为了在把灯里交给茉茉的时候，让白亚等人不再把注意力放在茉茉身上，而彻底抹去了茉茉曾作为自己的处刑人辅佐的记录。但撒赫菈不知道的是，梅诺为了将自己与回到第一身份的茉茉之间的关联彻底切断，特地没有完全销毁自己与撒赫菈的记录，借此减少第一身份对茉茉的关注。

「『阳炎的后继』努力成为处刑人，而你则借修女的名义前往东部未开拓领域磨炼能力，做好铺垫，在准备万全之后就离开东部，两人汇合对吧」

『教官』的脑海中一个宏大而长远的阴谋计划逐渐成型，但撒赫菈很想让她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全都由必然和阴谋构成的。自己能活到现在，全靠四处漂泊、一些偶然以及对生的执着。

也得亏这句话，撒赫菈感到『教官』对自己的怀疑已经无法回头了。

「感觉我说什么都没用……『教官』。暂且不说涉足了原罪概念……您现在已吃了多少人了？」

「别说胡话了……原罪概念什么。以处刑人为傲的我，怎么会牵扯到那种东西！」

『教官』突然间激动起来。

撒赫菈被『教官』过激的反应吓了一跳，但还是反应了过来。『教官』恐怕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被原罪概念侵蚀，成了个怪物。

她作为生来就只为狩猎禁忌的处刑人长大。从现役中活下来，被提拔成为养育处刑人的修道院的指导教官的荣耀和异常的精神扭曲地纠缠在一起。

突然，『教官』的后辈高高隆起。足有成年男性长度的触手突破神官服向外伸出。左右各三根，共计六根巨大的触手。看上去感觉像是小孩子把一个人捏成这种触手形状，再胡乱地拼接起来一样。然而触手却灵活地动了起来。

「撒赫菈，发生什——」

用于躲藏的列车的车头被吹飞了。摩耶从撒赫菈打开的车厢门口出头来，看到了『教官』，倒吸一口凉气。不知道是看到了敌人，还是『教官』恐怖的外貌，她脸上浮现出恐惧的表情。

而撒赫菈全身僵硬的原因和摩耶不一样。

从『教官』的背后生长而出的六根触手中左侧的三根中，嵌着三本教典。

「不会吧……」

教典之于神官，是十分强而有力的武器。『教官』算上教官本来就有的那本，她现在拿着四本教典。考虑到行使教典魔导的难度，一个人最多也就使用一本教典才对。

但撒赫菈想象中的最坏结果正在变成现实。

「『第四』总督、『万魔殿』的小指。就让你们在『阳炎的后继』和米歇尔之前先走一步吧」

『导力：接续——教典·八章十二节——』

『导力：接续——教典·八章十二节——』

『导力：接续——教典·八章十二节——』

镶嵌在背后的触手中的的教典，同时开始散发出导力的光芒。

「这真的假的」

虽然迫在眉睫的威胁带来十足的绝望，但身体还是做出了反应。撒赫菈身上缠绕上了导力强化的磷光，第一时间抱起摩耶，跳开。回到货运列车的车厢后，避开『教官』的视线。

『『『发动【于正门跪拜吧。门前为通往主的道路】』』』

三个教典魔导，同时施放。

在周围的三个方向形成了三个门。撒赫菈用来遮蔽视线的最后一节车厢也被这不同方向上产生的强大的吸引力扯断了。

因为多重发动的教典魔导而分裂开的车厢残骸，四散在这片用于堆放货物的地方。这是撒赫菈无法直接应对的攻击。若是刚刚处理失当，四散在这片地方的大概就是自己了。面对这样的进攻，撒赫菈不禁冷汗直冒。

「处刑人对这个世界必不可少……处刑人守护着世界……为了让我等留存允许些许牺牲。将你们消灭，把『阳炎的后继』杀死……米歇尔也，杀掉……如此这般，仅有这样，才能……让处刑人……处刑人的我……我，才……」

藏在阴影里看向『教官』，那埋藏着教典的触手正在她的身后来回扭动。

撒赫菈反应过来『教官』的背后，那些异形的触手所连接着的那个肉球是什么。

恐怕，大脑就在那里。原罪概念将人类的大脑吞噬，抹去人格和意识，在其中构筑专门用于控制触手活动的魔导，最终形成活的导力回路。只剩下用于当做武器的教典可以看出，她们曾经都是神官。

『教官』挥动触手，一边抚过脸上的那道伤疤，一边把早已空洞的瞳孔转向了撒赫菈。

「你们！再也不能嘲笑我了！」

撒赫菈做出了觉悟。现在似乎无法从已经变成怪物的『教官』手中逃脱。若是撒赫菈自己说不定可以逃走，但她不知为何，无法选择抛下摩耶独自逃跑的办法。

『导力：接续——义手·内部刻印式魔导阵——发动【技能：银之龙手】』

撒赫菈把自己右手的导力义肢切换成战斗的状态。

既然对手会使用教典魔导，在战斗中拉开距离实在是愚蠢透顶。反而是只有近距离战斗，才能阻止对方使用范围性的魔导。

「摩耶。那边的货运列车，看到了吗？那个想要逃离这边的骚动，做好了发车准备的那辆。坐上那班车，就可以直达『遗迹街』的入口了」

撒赫菈的怀中，摩耶小小的身体在不住地颤抖。她对战斗的气氛满怀着恐惧。

真笨拙啊，她的小脸皱成一团

摩耶看起来十分想一个人登上那趟前往『遗迹街』的货运列车，但她的身体因为恐惧而动弹不得。

「虽然是昨天的事情……但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想法。还有摩耶甚至要离开梅诺身边的理由，也没有头绪。」

撒赫菈想着怎样才好，但莫名地却又提起了昨天的话题。

「所以我啊，既没有想要回去的归宿，也没有什么不想失去的人物。发自内心地信任某个人更是一次都没有，所以也从没有过被背叛的经验」

撒赫菈对早在自己小时候就撒手人寰的双亲没什么感情。但她对第一身份实际上也没什么归属感。在修道院生活的时候，因为强烈的竞争意识，心中只想着怎样淘汰其他人。只身作为修道女在东部未开拓领域的前线战斗时，也从没产生过想要保护哪个人的感情。

她所憧憬的，只有一人。

那就是『阳炎』

撒赫菈也想成为那样风格超然的人。然而被『阳炎』选中的人却是梅诺。

自己在那时未被选中。憧憬也没能传达。充满自卑感的自己悲惨而束手无策，与梅诺战斗了

撒赫菈的人生中充满妥协和嫉妒。因此，若是不自欺欺人一下，只消转眼之间就会堕落。

「想要理解、努力观察、然而还是没办法。我，就只能为了自己而活。所以我在我的人生中，一定，不会把你当做我重要的人」

「什，什么啊……撒赫菈，你不过是一介仆从，而已……」

不知为什么，摩耶说出这么过分的话之后眼睛却湿了。看着眼前稚气的眼泪，撒赫菈不感到难过，反而觉得很麻烦。

「但是，听好」

撒赫菈只能为自己而行动，也无法用没感受过的感情做出安慰。就连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说的话对摩耶有没有用，只能讪讪地笑着。

「虽然我做不到，但如果是梅诺的话，一定会把摩耶当做重要的人的」

「什么？」

自己又不明白也做不到，却说梅诺肯定可以。

听到撒赫菈为了安慰自己，脱口而出就是梅诺。摩耶张了张嘴。

「……这什么啊」

摩耶一下子愣住了，然后，笑得抖了起来。明明战斗近在眼前，她纤细白皙的肩膀却因为这种不合时宜的怪话不住颤抖。

「啊哈，啊哈哈！到，到底说了多少次……梅诺的话一定会，多少次啊，撒赫菈……啊哈哈哈哈！」

摩耶轻快地笑起了不管什么时候都依靠他人的力量的撒赫菈。

太好笑了，太好笑了，就算是千年之前，摩耶都不记得自己曾经笑成这样。带着这份新的记忆，摩耶抹了抹眼角被笑出来的眼泪。

本打算认真地说服摩耶的撒赫菈，不服气地撅起了嘴。

「……我，说了这么好笑的话嘛？」

「说了哟」

摩耶露出一个充满了小恶魔一样的魅力的笑容，如此回答。

「不过，也是呢。不确认一下刚刚撒赫菈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不行啊。所以为了我，再努力一下吧？要是能做到的话，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诶——……该说这个和那个是两码事，还是说这根本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总之，就没有让我什么都不做就行的办法吗？」

「就是因为没有，所以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

虽然嘴上是责怪，但摩耶却悄悄地碰了碰撒赫菈戴着的壁虎戒指。纯黑色的壁虎灵活地动了起来，回到了摩耶的影子里。

摩耶觉得即使没有诅咒也没关系，而提前做出的奖励。

但撒赫菈完全没注意到戒指消失了，用她肉身的左手摸着摩耶的头。

「那，我上了。等我凯旋，希望你好好做好照顾我的准备」

「……行吗？」

「嗯，没问题。我，不会输的」

意外地说出了不经思考的台词。摩耶听到这句话，紧张地盯着前方。摩耶不由地开始想起来，现在的自己能够做得像梅诺那么好吗？

「所以，你也要加油啊」

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摩耶也开始走向远处的列车。目送一会摩耶的背影，撒赫菈也离开阴影，直面『教官』。不知道为什么『教官』一直站在原地。

这么说起来，撒赫菈才注意到，刚刚自己和摩耶对话的时候，『教官』竟停止了攻击。

「为什么……」

「你都听到了？有点害羞呢」

「要是那个人使用原罪概念，失去记忆变成人灾的话，会发生什么，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纯粹概念【魔】。即使在数不尽的禁忌中，也是恐怖的魔导系统。有多少人出卖灵魂成为了恶魔，在这个世界上徘徊的魔物又伤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

「那东西，本是除之而后快的存在……为什么，要帮她……为什么，要包庇她」

撒赫菈眨了眨眼。她的反应就像是事到如今才第一次想起来这么回事一样。

「诶？所以？船到桥头自然直咯？」

「什么……？区区是你，做得到吗？你担得起这种责任吗！？」

「为什么是我啊」

被问及责任的撒赫菈，少见的轻巧地耸了耸肩。

「梅诺会帮我们解决全部这些问题的」

从头到尾，就不要想着去承担什么责任。只有保持这样没有压力的心理状态，才能轻松地活着。这是撒赫菈的人生领悟。

「再说了，看看这个」

撒赫菈伸出自以为还戴着壁虎戒指的义手，用以佐证自己有多厌恶与她同行。

「我被那孩子用这个戒指上的诅咒威胁了。也就是说不管摩耶怎样危害到这个世界，被胁迫的我都是无辜的」

「……什么都，没有啊？」

「诶？」

撒赫菈啪塔啪塔地眨眨眼，看向自己的小指。因为之前摩耶解除了诅咒，现在的小指上什么都没有。

「……还真是呢。真是不可思议。」

「你开什么玩笑！比起，比起你们这些东西……！我们这边的才是正道！」

『教官』怒吼着发泄愤怒。看到不止是肉体，就连精神也被侵蚀，失去自我的『教官』，一反常态地涌起了一阵同情心。

她没有背叛第一身份。身为处刑人的时候也遵从命令狩猎禁忌，履行使命。她的人生就是一个标准的处刑人的人生。

但撒赫菈，不可思议得能够理解『教官』的这份感情。

明明什么差错都没有，但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岔路。

就像和梅诺战斗的那个时候的自己一样。

但是，除了和自己相像的部分，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

「该能夺回……如果把你，把『阳炎的后继』，都杀了！全部就！」

在导师『阳炎』选中梅诺之后，『阳炎』也着手于亲自教育成为处刑人候补的修女们。在『阳炎』之后，处刑人的存在方式与过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第一身份的……我们以处刑人的荣耀！在这世界上！用这双手！然后，好好确认吧！」

『教官』是前代的处刑人。

所以，会说出处刑人的荣耀这种话。

不用说直接受到『阳炎』熏陶的梅诺，就连撒赫菈，也一次都没有相信过这种可以把杀人当成荣耀的事情。

「『教官』。你的话，绝对不可能赢过梅诺的。她拥有的才能可是连导师『阳炎』都会认可」

「什么啊……这是，为什么……！」

『教官』眼中浮现出血色。多得让人数不胜数的每一个瞳孔中，也都无法找到丝毫理智。

变成这个样子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拜托这样的现状，即使为时已晚，也渴望着得到救赎。

可怜。

没有什么东西能通过杀人的办法失而复得。撒赫菈看着被时代抛弃的『教官』，撒赫菈若无其事地指了指自己的脸，只说了一个字。

「脸」

『教官』脸上的表情消失了。

「因为梅诺啊，把自己的天分都拿去长那张脸了。真狡猾」

听着撒赫菈轻巧的话，『教官』不止眼中泛红，脸色更是变得铁青。她用手摸着自己脸上的伤疤。因为血气涌动而变得发紫的嘴唇翕动。

「——死吧」

全部的感情出现又消散，最后只留下杀意。

导力在手持的四本教典中流动。『教官』所发动的，是一个构筑出拟似教会把撒赫菈关在其中杀死的魔导。

对手只不过是一介修女，而自己是强得多的神官。而且自己得到了原罪概念的力量，实力更上一层楼。但撒赫菈在这足以令她绝望的威胁面前，笑了出来。

撒赫菈讨厌梅诺。不止讨厌那样光彩夺人的梅诺，更是讨厌总想着坏事情的自己。

但有点不可思议的是，现在的话，似乎能稍微原谅一点讨厌着梅诺的自己了。

「但是，果然……还是比不上呢」

为了摩耶而留在此处战斗的撒赫菈，带着些许后悔，投入了和『教官』的激战中。

大剑挽出一个刀花。

长度接近成年男性身高的这把优美的大剑，在米歇尔的手中划动出一个圆形。对一般人来说用双手都难以举起的大剑，全身缠绕着导力强化的磷光的米歇尔仅用单手就能够挥舞起来。

米歇尔的剑术大巧若拙。梅诺闪过劈向头部的一击，但米歇尔旋即用腕力扭转大剑的轨迹，横扫向梅诺。她的攻击循着剑理，以劈风之势迫近梅诺的性命。

「躲得好」

米歇尔说出的话不是称赞，而是充满了牢骚。大概是导力强化的缘故，『阳炎的后继』在近身战斗中已经可以慢慢跟上米歇尔的动作了。

既然优势在自己，那就没必要继续多花时间，也不必拘泥于打近战。由于没来得及取回之前用于转移摩耶的教典，本该拿着教典的左手空空如也，但问题不大。米歇尔让导力在大剑的纹章中流动。

『导力：接续——断罪剑·纹章——发动【水流】』

带着怒涛之势的水流，从铭刻于大剑上的纹章奔涌而出。

这股水流给人仿佛铁炮开炮一般的错觉。『阳炎的后继』为了躲避这道攻击，迅速地向上跳起。

但这正中米歇尔下怀。人在半空中无从闪躲，米歇尔借机使用【压缩】的魔导放出高压水流。

这一招随之产生的爆炸声甚至震动了地面，就连远处的车站都能听得到声音。

「什么……？」

『阳炎的后继』挥剑抵挡住了意料之外的攻击，安然落地并与米歇尔拉开了距离。

米歇尔把视线转向货运列车的车站。那里应该是摩耶乘坐的火车的所在地。为了引诱处刑人们，米歇尔让芙兹雅德假扮间谍，告诉了处刑人们梅诺的所在地。但关于摩耶的消息可是和谁都没说。

然而，即使从距离车站有着相当一段距离的此处看过去，也能知道那边爆发了战斗。

「是谁？」的念头在脑海中回旋。『阳炎的后继』之前已经让追到这里的骑士们失去战斗能力，而处刑人们又在刚刚被全部打倒。米歇尔心想着应该没有再多的人能去追击摩耶，但突然想起刚刚追击梅诺的处刑人中似乎没有『教官』的踪影。

「那个废物，难道，去了摩耶大人那边……！」

那边发生的战斗在米歇尔的计划之外。米歇尔做出种种计划，绝不是想像『教官』那样伤害摩耶。她打心底期盼着摩耶和白亚两人能够和解。

然而自己眼前却有一个让自己抽不开身去帮摩耶的绊脚石。

「在看哪？」

『阳炎的后继』挥动的刀尖，划过米歇尔的侧腹。

但血肉四散飞溅画面并没有出现。闪闪发光的导力从伤口涌出。在这个世界中循环，同时也维持着米歇尔的存在的【力】在转瞬之间就修复了米歇尔的伤口。

「明明在这里埋伏了这么久，现在却突然心不在焉起来。你在担心什么？」

「啧……！」

听到挑衅的台词，米歇尔挠了挠眼睛。

一方面很想继续落实计划击败『阳炎的后继』，但又因为意料之外的袭击而急躁。两人之间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微妙的转换，米歇尔的焦虑正在逐渐增加。

「……你才是吧？真的没问题？同伴正在被袭击喔」

「你这是担心吗？你真这么好心，那一开始别管我们的事不就好」

「闭嘴。你不会真以为有和摩耶大人同行的权力吧？前处刑人，『阳炎的后继』」

为了让对手动摇而发出的尖锐提问。

「摩耶大人，是异世界人」

大志万·摩耶

本来看到她身为『万魔殿』的时候的所作所为，就能知道她是『迷途之人』了。与自己的意志无关，却被召唤、被利用，最后变成人灾的无辜的日本人。

「她和你过去到现在杀死的那些人们，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即使如此你也要救她？你这种以异世界人的尸体相伴的加害者，还想要拯救异世界人？」

米歇尔的问罪，直直戳穿了梅诺的傲慢。

「与你相比，白亚大人在千年前就开始坚持进行着拯救异世界人的行动」

「你在说什么？创立第一身份的，就是白亚哟。把异世界人列为禁忌说成是救了他们，真亏你说得出口」

「哈！」

米歇尔忍不住笑了。

「你想过白亚大人她们为什么制造了『星骸』吗？你们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星骸』为目标展开行动吧」

「战略级的武器对吧。只要看看将北大陆拔地而起剩下的遗迹，就能感受到它的威力了」

「什么？不是……难道说，你们」

米歇尔听到『阳炎的后继』的回答，露出疑惑的表情。

「真的就只觉得『星骸』是威力强大的武器而已？」

米歇尔话里的深意让『阳炎的后继』的动作停了下来。摆出一副暂停战斗的样子，希望米歇尔把话讲清楚。

「我说中了？没想到你们真的只把『星骸』如外表一样当做战略武器了。不过，仔细想想，『盟主』和摩耶大人确实也不知道建造『星骸』本来是为了什么……。不过，仅仅知道掀起了北大陆这种结果也太过无知了」

即使在对话之中，米歇尔也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机会。

米歇尔在说话间，突然开始了进攻。『阳炎的后继』用利落的动作躲开了米歇尔，但挂在大剑手柄上的装饰紧随其后完成了攻击，狠狠地击中了『阳炎的后继』的正脸。

这样的接触甚至不能称为攻击。事实上，『阳炎的后继』面对这个动作，甚至来不及反应，自然更是无法躲避。

不要忘了切中头部的这把剑上刻着什么纹章。

『导力：接续——断罪剑·纹章——发动【压缩】』

纹章魔导自发动开始，就将【力量】向接触点压缩。在这种能将液体变成刀刃一样的压力下，伴随着些许声响，『阳炎的后继』的头部被彻底击溃。

「区区尔等，也自称与白亚大人为敌——什么？」

胜利的台词只说出了一半。

没有四溅的鲜血。失去头部之后，身体上开始龟裂。这不是人类。这是拟态成人类的魔导兵特有的替换现象。闪着光的残骸随着青色的导力光一同消失不见。

「我，来，啦！啊哈！你刚刚一直都以为我是梅诺对吧？」

嗓音响起。

这个世界中的身体被粉碎后，从拥有巨大的质量的本体中换上新的身体，再次复活的她，恢复了之前的拟态。没有雪白的肤色，也没有好看的栗色头发。而是褐色皮肤，以及长及腰部的淡紫色卷发的丰满的另一个人。

「可惜，这里一直都是姐姐——我哦！」

假扮成梅诺的样子，成功钓出米歇尔的雅比，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说出了这样的事实。

米歇尔用仿佛看着幽灵一样的视线，看着表明正身的米歇尔。

「哎呀哎呀——，你在发呆吗？被姐——姐我的好身材迷住了？」

「……是什么时候？」

「嗯——？你说什么——？年纪大的人说话听不清楚呐——」

「我在问你是什么时候换掉了『阳炎的后继』！？」

米歇尔对着特意用手捂住耳朵反问回来的雅比大吼。

看着米歇尔愤怒的样子，雅比开心地笑了出来。

「当然是在解决了骑士们的本部之后咯。稍微想想就明白了吧」

米歇尔的发出咯咯的咬牙切齿的声音。

米歇尔单纯地相信着摩耶和白亚能够和解。然而梅诺在想要阻止二人见面，因此她把自己追不上的雅比放在一边，打算优先解决梅诺。但现在却完全被对手针对了。

「这样的话……现在，『阳炎的后继』在哪里？」

「告诉你好吗？反正，你现在都追不上了」

雅比把手贴上下腹部的齿轮印记上。从其中爬出的蜻蜓型魔导兵的复眼上，开始播放之前就开始跟着梅诺的飞虫捕捉到的画面。

『教官』指挥着自己的部下攻击撒赫菈。

自己背上的学生，以前所未有的顺从和干练发动对撒赫菈的攻击，但全都被撒赫菈的导力义肢抵挡住了。虽说只是未到神官的修女，但撒赫菈看起来并不是个单纯攻击就可以轻易打败的敌人。『教官』指示另一个学生，把仓库里的堆积的货箱举了起来。

「唔哇」

随后无视了对手的惊叹，把货箱投向撒赫菈。巨大的木质货箱落到撒赫菈的跟前裂开，四处飞散的细小破片擦伤撒赫菈。

领悟了『教官』的命令的三个人抓住撒赫菈受伤停止动作的瞬间，开始发动已经瞄准好位置的教典魔导。

『导力：接续——教典·一章二节——发动【打下桩柱使之知晓起始之地】』

导力凝聚成的桩柱从空中落下。撒赫菈与击穿地面的一击擦肩而过，但还是被余波震飞，在空中摆出受身落地。

撒赫菈紧紧盯着『教官』，同时导力义肢中流动着导力光。

『导力——接续——义手·内部刻印式魔导阵——发动【技能：导力炮】』

『导力：接续——教典·二章五节——发动【啊，你们应当知道，包围虔诚羊群的墙壁不会崩塌】』

『教官』发动包围住自己的防御魔导，弹开撒赫菈的攻击。在教典魔导形成的光壁即将完全消失的时刻，撒赫菈开始突进。

『教官』在战斗的同时，也在分析撒赫菈的各种能力。

导力义肢源于原色概念，战斗时的力量则是从原罪概念的异界中引出。没有一个正常的能力。虽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魔导的训练，但却成长成了十分奇怪的样子。

要是数日前的自己，或许还需要慎重地对待与撒赫菈的战斗。小心地牵制，观察失误，摸索到撒赫菈的极限后再进行适当的对应。

但是，现在的自己已经不需要这样绕圈子了。

背后生长出的触手，不自然地收缩了一下。第一击。撒赫菈躲开了挥动的触手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凹坑。这还是没有导力强化的威力。

这就是力量。这就是所谓一力降十会。

「真的变成怪物——唔！？」

躲开第一根，挡住第二根，然而教官假装成第三根向撒赫菈投来的刺剑贯穿了撒赫菈。

命中的剑刃贯穿了撒赫菈的胸腔，摧毁了肺部。撒赫菈受到致命伤，吐出血来。就在『教官』准备继续靠近拧下撒赫菈的头的时候，撒赫菈抬起了脸。

「……那个啊，『教官』。你在别人看来，很难看啊」

撒赫菈全然没在意致命伤，在零距离上让导力开始在义手中流动。

『导力：接续——』

撒赫菈赶在『教官』躲开之前，就发动了义肢中的魔导。

「我呢，对你的事情可笑不出来」

『义手·内部刻印式魔导阵——』

「我懂的。这种嫉妒别人嫉妒得头脑都开始不对劲的感情」

『发动【技能：打桩】』

消耗撒赫菈全部导力的一击，让『教官』的心脏部位全部消失了。

因为这由导力驱动，紧贴身体发射的贯钉，『教官』的胸前出现了一个空洞，眼中也失去了光芒。

「你所希望的，多半不是让这个世界世界……而是让『阳炎』认可你吧」

以更强大的神官为对手，艰难地取得胜利之后，撒赫菈终于支撑不住，倒在了地上。撒赫菈很能明白被嫉妒支配的『教官』的痛苦，但那又怎样呢。现在的撒赫菈忍不住想：对『教官』来说，她的人生只有这样一条路可走了吗？

「两败俱伤，啊……」

嗫嚅的同时，撒赫菈的生命活动也停止了。撒赫菈的尸体化为尘埃飘散，塑造人格的精神则通过导力线路去到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另一个空间，从那个空间中收纳的素材中，制造出新的身体。灵魂进入预备的身体中，再传送到现世。

「哎呀，反正我还有备用的身体，死不了啊」

新生的撒赫菈咯啦啦地活动了一下导力义肢。

「哈……只剩一次了呢，残机。只要能补充就不会死」

撒赫菈不能像雅比那样使用原色概念。似乎是身体中同时存在着原罪概念和原色概念的弊端，撒赫菈能使用的原色空间异常狭窄。

「那么，摩耶坐上的那趟车……已经发车了啊」

现在开始用导力强化追上去的话，应该将将能在摩耶迟早都会被骗之前追上她的吧。正当撒赫菈参照脑海中的地图，和自己的脚程做着对比的时候。

「还，还没……」

听到背后传出些许声音。

撒赫菈睁大眼睛。不可能。就算获得了多少原罪概念变成怎样的恶魔，只要是作为核心的心脏被摧毁，都不应该还能活着。

然而，『教官』就还活着。

「这是，什么啊……」

撒赫菈不禁发出茫然的声音。『教官』胸前本该是个被自己击穿，甚至可以看到另一边的空洞。

但那里现在多了个东西。作为已经消失的心脏的替代，她把附近的某个东西吸收进来当做了身体的一部分使用。

那是『教官』现身的时候，就摧毁的东西。牵引车头的动力室里面的列车的动力源。

『教官』把那个导力机关，用来替代心脏了。

伴随着咚咚的声音，导力机关开始运作。由于原罪概念无论生物还是物质都能够侵蚀、同化的性质，『教官』通过吞噬列车的导力机关维持生命，力量也得到了增强。但取代心脏与『教官』同化的导力机关，扭曲了『教官』的外形。终究是让『教官』失去了难得维持住的人形，变成了单纯的怪物。

『导力：接续——教典·二章五节——发动【啊，你们应当知道，包围虔诚羊群的墙壁不会崩塌】』

『导力：接续——教典·三章一节——发动【尔袭来之敌已倾听，此响彻于耳之钟鸣】』

『导力：接续——教典·一章二节——发动【打下桩柱使之知晓起始之地】』

『导力：接续——教典·一章二节——发动【于正门跪拜吧。门前为通往主的道路】』

四个教典魔导同时发动。

教典魔导形成了一个将车站全部包含在内的拟似教会，教会内部回荡起音响魔导的钟声，把车站夷为废墟。撒赫菈甚至不及抵挡就被落下的瓦砾掩埋。

火焰熊熊燃烧。

拟似教会的一击，把车站中的列车以及堆积着的货箱、货物等等全部摧毁了。不过因为『教官』在这之前的暴行，车站里的人们都已经逃跑，无人被害。

应该是货物中有可燃物的原因，它们飞散到车站的残骸中，在周围燃起了大火。

『教官』静静地站着，毫不在意周围火焰的温度。

胜利了。活下来了。如果说死亡就代表着意志的消失。那眼活下来的自己就意味着自己才是正义。

这就是力量。力量越大，为所欲为。只要有力量，就可以击败对手，彰显自己的正义。

话是这样说，但为什么呢。

——咕哈。

那讽刺着自己的笑声一直持续着，不绝于耳。

还有，不足。缺少了什么东西。

——你是笨蛋吗？

听到耳边的声音，『教官』猛地转身。

有一个人影在火中摇曳。看到那个遮蔽了光线的剪影，『教官』愕然了。

火焰之中有一个怪物。那个怪物是什么？『教官』正想这样大喊出声的时候，才突然注意到自己喊不出声了。

啊啊，『教官』感到如坠深渊。

原来那个在火中摇曳的影子，就是自己啊。

构成自我的存在正在被侵蚀。毫无疑问，自己正在被原罪概念侵蚀。就连最后丁点理智都丧失的话，自己就将变成只知道造成破坏的怪物了。

是谁让自己变成这样的。

被『阳炎』刺穿的脸颊上伤口隐隐作痛。轻轻摸过伤疤。是啊。这个『教官』把它当作处刑人的荣耀的伤痕，是那个时候留下的。还有那个时候的那句话。

——如此无能。

米歇尔的声音和『阳炎』的声音，在记忆中重合。

「！！」

这股愤怒，粉碎了『教官』的精神。

处刑人『教官』在彻底失去人格之前，作为目标的人，既不是『总督』，也不是『阳炎的后继』

「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歇尔尔尔尔！！！！！！！！」

一匹怪物发出巨大的咆哮。这声咆哮相比起人类，更像是导力机关的运作时的轰鸣。

在『教官』教官皮肤上的所有眼球，一齐看向了同一个方向。

那边是一个距这里稍有点距离的平原。『教官』开始向着米歇尔和雅比战斗的地方冲去。就连用双脚走路都嫌太慢。她开始用背后长出的六根触手支撑在地上，像野兽那样，只不过驱动的是一具与野兽大相径庭的怪物的身体。

摩耶像是被升起的朝阳催促着一样向前奔跑。

只过了三十分钟，就从换乘站到达了这个距离『遗迹街』最近的车站。

现在的她，和刚刚离开梅诺她们的时候不一样了。现在自己并不是被谁欺骗，而是为了明确的目标而奔跑。

直到现在，她都处在迷茫中。从见到米歇尔，听到白亚的声音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

想成为谁的重要之人。白亚的邀请，是看透了摩耶心理的弱点之后的引诱。玛农死后的现在，摩耶背叛谁都没关系。在这个母亲早已去世的世界，做出什么牺牲都没关系。

因为，愿意珍视摩耶的人，全都已经不在了。

「哈……哈……！」

自己追寻的这里，一望无际，是一片有着一些坡度而荒芜的大地。

「……真的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啊」

这里曾经有一个城市。在世界上占地最大，最为先进的巨大的都市。

把对于时过境迁的这幅风景而浮现出的伤感放在一边，摩耶看向白亚决定要在其中见面的那个建筑物。

那个教会建立在一个足有一个小村庄大小空洞之上，从深渊中延伸出数条桥梁，支撑着洞穴中央的教会。普通的教会的尖塔向着天空，而这座教会的尖塔朝向着深渊。这里建造的教会样式的尖塔直指洞穴下方。这些指向深渊底端的逆转的尖塔，就是通往『遗迹街』的路。

周围空无一人。恐怕是白亚让这里的人们全都离开了。摩耶穿过无人看守的桥，进入了建造在空中的教会。

尽管撒赫菈已经说过多次白亚骗了她，但摩耶还是觉得白亚会如约前来的可能性不低。

要说为什么，那就是因为白亚应该不会忌惮自己。

不管是不是欺骗，只不过是是在弱小得没必要警戒的自己面前现身而已，白亚应该会来见面的。

「白亚！我来了！」

随着呼喊落下，礼拜堂里多了一位少女。

一位头发长得有点过度的黑发少女。至于衣服，当然不是水手服，而是纯白色的贯头衣。但从她那与梅诺十分相似的外貌来看，来者毫无疑问就是白上·白亚。

「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话，一定会来的哟。好久不见了，摩耶」

「嗯。确实，我来了。按你说的一样，一个人来的」

「啊啊，真的是啊。你真是没变，还和千年前那个时候一样，。然而我却回不去了」

「你是离开圣地到这里的吗？」

「……啊哈哈，怎么会」

出现在这里的白亚，果断的否定了摩耶的话。

米歇尔相信着白亚会为了摩耶而离开圣地，但事实却不是那样。在这座教堂里的这个人，是一个是白亚但又不是白亚的存在。

「因为放跑了『阳炎的后继』，所以在圣地制造了代替她的身体。她停止了灯里的时间，也算是让我有了时间。虽然很费事，但我还是花时间从头开始做了个能够和灯里同步的素材。为了用一用这具还在试做中的身体，我把自己的精神【凭依】在了上面。也就是所谓分身的东西——」

白亚把手向前伸出。指尖的地方变成了纯白色。变成白色的指尖上感受不到任何生命的气息。

「总觉，还没习惯呢。只是【凭依】而已，纯粹概念就会开始侵蚀肉体」

似乎这就是白亚定下期限的原因。

如果白色的部分进一步扩大的话，大概这具寄宿这白亚的精神的分身就不能维持生命了吧。

「你的身体到底是不是真的这种事，根本没关系的」

「是吗？」

「嗯。我来到这里，是想要听你亲口说出千年前的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只要精神是本人就可以了。」

「那我就安心了。而且，我就是我哟」

这样就好。摩耶再一次看向白亚。

千年前的中心街。就在现在摩耶和白亚所站的地方，白亚把廼乃的纯粹概念覆盖，把她变成了人灾。与此同时，『星骸』也在真正意义上的完成了。

「告诉我，白亚。为什么把廼乃——为什么背叛了我们，你有什么隐情吗？」

对于把自己的满心的疑问突然问向自己的摩耶，白亚对她报以空洞的黑瞳。

「你还记得呢，之前在这里发生的事情」

「那当让了！这种事情，怎么会忘记！」

「这样啊」

活过千年的任务，吐出了只有空虚的声音。

「我啊，早就忘掉了」

就算是怎样印象深刻的事物，人类终究无法战胜时间。直到现在获得了挑战时间的权力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灵魂中寄宿着纯粹概念【时】的异世界人，时任·灯里。

『导力：素材吞并——小圣堂·教会建筑魔导纹章——启动【障壁内阵结界】』

白亚发动了每座教堂中都会刻印的结界魔导。

这个结界可以抵御外部的攻击，但同时也能将人关在其中。这个结界让摩耶无处可逃。

【凭依】在这个试做品的身体中的白亚，伸出了手。

就像千年前在『星骸』的下方，对星崎廼乃做的事情一样，把手岸上了摩耶的胸口。白亚雪白的指尖碰到了摩耶从紧身衣的洞口处露出来的皮肤。

「我想起来的事，只有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东西没有回收。也就是你的【魔】」

摩耶立刻盯着白亚的脸。

「……就连，欺骗我们的原因，都已经忘了吗？」

「啊啊，是啊。既然是已经过去的事，都无所谓了。现在你的纯粹概念有用，也只是因为可以用来进攻葛里萨利嘉而已。」

白亚不带任何罪恶感地肯定了摩耶的想法。她的视线仿佛在盯着无穷远的别处。从记忆中回想起的只有不附带任何感情的单纯的情报消息，即使如此毫不动摇的心中也出现了些许悲伤。

「……是啊，什么啊。我只记得我从头到尾都骗了你们。算了，无所谓了」

说完不带任何感情的话，白亚发动了纯粹概念。

「这就是我的罪与罚」

『导力：接续——完全固定·纯粹概念【白】——发动【漂白】』

白亚所操作的纯粹概念【白】能够发动干涉人的精神，抹消人的人格的魔导【漂白】。这个魔导对于消耗了记忆之后便会变成人灾的异世界人来说非常危险。

然而，摩耶直面这个魔导，也没有表现出一点慌张。

自己的魔导并没如想象一般发挥效果，白亚露出惊讶的表情。是因为纯粹概念是由只有精神转移的不完全的分身发动的？还是说摩耶的身体因为纯粹概念【魔】而产生了一些特殊性？原本只要一瞬间就可以抹去他人记忆的魔导，只在慢慢地产生些许效果。

「身体就不管了，你说过精神是你自己呢」

「那又怎么样？」

就算知道了千年前的真相，摩耶也不会觉得非常失落。因为摩耶知道，白亚约自己在这里，十有八九只是为了把自己骗过来而已。

胸前还在被【漂白】侵蚀着，但摩耶却突然紧紧抓住白亚正按在自己胸口上的手。

这个瞬间，摩耶已经等待了许久。

白亚为了干涉自己的纯粹概念【魔】而毫无防备地靠近自己的这个瞬间。

「干涉别人精神的魔导，可不是只有你会用」

摩耶盯着白亚近在咫尺的脸，反而爽快地笑了起来。

如果只是说白亚盯上了自己的纯粹概念，那摩耶早就注意到了。

既然白亚知道千年前摩耶的弱小，那就很容易想到她可能会亲自前来把自己抓走。

摩耶早在白亚说这次见面仅限于自己和她两个人的时候，就想到了。

「我的纯粹概念【魔】，也可以侵蚀精神」

摩耶想着，自己的纯粹概念，说不定也可以击败白亚。

『导力：接续——』

『混沌粘连·纯粹概念【魔】——』

「等——」

「就是现在」

摩耶把自己的手与白亚十指相扣，紧紧抓住。

不依靠梅诺，也不依靠『星骸』的力量，只要自己在这里用出全力，就能击败白亚。摩耶要对这个总在背叛自己的世界赐下救赎，对这个世界发出「走着瞧」的呼喊。

赌上无人发现的自己的可能性，摩耶为了让世界重新认识自己，而只身来到了这里。

『侵蚀【原罪概念：魔】』

摩耶的手噗嗤一下刺进白亚的身体中。并不疼痛，只感觉到全身都是汗毛直立的异物感和不快感。一边忍耐着这种感觉，一边找到了白亚想着逃脱的精神，缠上了她。

「唔，咕……！」

白亚的精神扭动着进行抵抗。【漂白】的魔导和原罪概念的侵蚀相互倾轧。是的，倾轧。就连能够单方面侵蚀许多魔导现象的【漂白】，也会被原罪概念侵蚀。

摩耶并不自信自己能取得胜利。对异世界人来说，【漂白】是极为恐怖的魔导。白亚顺利将摩耶的纯粹概念取走的可能性并不低。

即使如此。

摩耶为了改变这个世界，倾尽自己的全力。

「呀啊————！」

用自己灵魂中蕴含的导力，把从经由玛农得到的，以及与撒赫菈一行共处的记忆，全部注入到与白亚连接的地方。

纯粹概念【魔】的本质。所谓原罪概念，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摩耶也回答不了。

这是在过去就早已存在，但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的异界。只有被像摩耶这样的异世界人召唤的时候，才会以她为魔道素材，与这个世界连上通路。

原罪概念也并非源自摩耶。它早在这个世界的人类发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原罪概念本来是一种【力量】遍及世界，没有实体的一种存在。而这个世界中的导力，也更加近似于没有意志的导力生命体。

这个世界的人们也是因为有导力的运转，而产生意识。把这个世界的运行的规律化为己用，这就是原罪魔导的侵蚀作用。

此时，这种作用正在以摩耶的身体作为入口，作用在白亚的身体上，侵蚀着她。

「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你，不怕变回人灾吗……！」

「害怕。但是，你知道吗！你背叛了我们，还杀了玛农。我早就下定决心，绝对不会放过你」

摩耶不再因过去而动摇，用眼神表达了自己坚定的感情。

「我的力量，不只有弱小而已」

纯粹概念【魔】不再是最弱的那个。而是已经成为了在后世中流传的四大人灾之一的灾难。

「对你造成一些伤害，还是做得到的」

就像之前能够给予了只剩下精神的撒赫菈肉体一样，魔导的效果可以给予他人拟似的生命。虽然是看似很恐怖的力量，但根据使用方法，也能变得对人有益。

摩耶如果能更早一点直面自己的纯粹概念，说不定就能促成不同的未来。从异界召唤生命，利用召唤的生物侵蚀这个世界。自己这份可以让让一切物体变质的恐怖力量，说不定也能发挥某些作用。

摩耶在千年前从没想过自己能做什么。曾经莫名就被抓走，作为纯粹概念的样本遭受实验的噩梦一般的过去。变成人灾之后更是对自己的这份力量感到恐惧。她既不想使用会消耗记忆的纯粹概念，也不想面对这份力量。

「我也是会改变的」

自己已经不是以前的自己了。不是那个被抓起来的可怜的大志万摩耶。摩耶结合自己的全部经历，做出决定。

白亚想做的事情会对世界造成不逊于四大人灾的伤害。自己就算付出一切，也要阻止她。

「是吗……」

随着原罪概念的侵蚀现象慢慢压倒漂白现象的那个瞬间。

白亚突然露出温柔的微笑。

「以前那么弱小的你，也会变成这样呢」

听到这话，摩耶的身体有点颤抖。

摩耶基本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即使再次变为人灾也在所不惜。即使自己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即使这个世界没有珍惜自己的人。但只要一想到被白亚背叛的朋友们和被她杀害的玛农，摩耶就坚定了自己要打倒白亚的决心。

所以摩耶也从来没有想象过。

——要是梅诺的话，一定，会珍视摩耶的。

撒赫菈说了这样的话。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奇怪，又有些蠢，但正因如此，却让人觉得相信一下也没有问题。说不定在无意之中，自己正追寻的事物其实早在自己手中。即使摩耶还是摩耶，但珍视自己的人，说不定已经出现了。

与撒赫菈在一起度过的那几天，让摩耶有了这样的想法。

「是这样哦，摩耶。你还小，你的未来有着无数的可能——」

白亚温柔的声音牵动了摩耶的回忆。

与白亚同归于尽的决心倏然消失。记忆不断消失的空虚感也难以忍耐，【漂白】一下子又取得了上风。摩耶前往这里之前看到的，那些与自己相关的事情，重新唤起了摩耶对人灾的恐惧

「——所以说，你真的很弱啊」

无论定下了怎样的决心，但当她直面纯粹概念的时候，摩耶都还只是个小孩子。

如果摩耶对这个世界没有半点留恋，说不定真的可以胜过白亚。摩耶的纯粹概念，虽然只是分身，但能够抓住白亚的精神。

但是，摩耶却什么都不想做，弱小。

一想到说不定有人珍视自己，摩耶就无法再想和白亚同归于尽了。

剩余的记忆还非常充足，但摩耶却停下了侵蚀。

「啊……」

漂白现象一下子就在摩耶的身上扩散开来。为了夺取纯粹概念【魔】，白亚再一次伸手。

「真可惜啊，摩耶。你——」

白亚话还没说完，教会就摇晃了起来。

是外部的攻击。白亚停下了侵蚀。

「——什么？」

白亚发动的是保护教会的结界。这种按照建筑样式展开的魔导阵，不是轻易就能击破的东西。

但是外面的攻击并没因为一次失败而停止。结界外响起再一次、第三次因攻击而发出的响声。随着第五次攻击，结界终于抵抗不住，覆盖于教会上的导力光碎裂四散。

墙壁也随之破裂，外侧的光线从坡口中流泻进来。

逆着光线出现的人，长相与白亚相同。她把黄色的披肩遮住口鼻阻挡灰尘，而后走进礼拜堂。迅速地抱起摩耶，与 白亚拉开距离。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又天真得不行，又喜欢进行一些偷偷摸摸的企图。一想到你这愚钝的样子，我就不想相信我居然是因你而生」

迷茫，受伤，向自己发起挑战，在少女即将失败的时候却有一人赶来把她救走。看到来者，白亚的表情有点扭曲。

一心想和独自与白亚战斗到最后的摩耶，惊讶地睁大眼睛，叫出了来者的名字。

「梅诺……！？」

「是啊」

飒爽地现身于此的梅诺，脸上挂起的笑容让摩耶的心安定了下来。

「我来接你了哟，摩耶」

米歇尔脸上失去了血色。

她连与雅比的战斗都停下了，全神贯注地紧紧盯着投影出来的画面。只不过是播放出来飞虫侦查的画面而已，但这意外的效果让雅比有点始料未及。

「原来是笨蛋吗……」

米歇尔一直期盼着白亚与摩耶和好。正因为深信着白亚，她现在才会对白亚使徒加害于摩耶的画面震惊得哑口无言。

甚至还有更加让她无法相信的事情发生了。米歇尔有点结巴着开口。

「白亚大人，对摩耶大人……那个是【凭依】——」

画面在此中止。

「啊」

雅比发出了一点声音。一个怪物随着一声巨响插进了米歇尔与雅比之间。正是它踩碎了投影画面的飞虫。

「米歇——尔——！」

身上生长着六根长得异常的腿的异形，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全身不规则地遍布着数不清的耳目，膨胀扭曲的身体中包裹着正在发挥着心脏的作用的列车的导力机关。

看到她已经完全失去了人类的外形，米歇尔焦躁地眯起一只眼睛。

「啊……你怎么会变成魔物？难道，袭击摩耶大人的就是……？」

米歇尔对眼前发生的诡异事情口出恶言。

低沉的声音开始轰鸣。『教官』因为快速的移动，成为心脏的导力机关的导力光正从『教官』的口中冒出。即使失去了意识，她依然锁定着米歇尔。

与此同时，雅比获得了自由。她配合着『教官』的动作，站了上去。并且摸上变成心脏的导力机关。

「啊哈。既然就连灵魂都已经被原罪概念侵蚀了，那对这家伙做什么都行吧」

「等——啧！！」

『导力：素材吞并——雅比莉蒂·康卓尔——启动【技能赋予：狂—战—士—】』

画在雅比小腹上的齿轮图案，发出了咔啦啦的转动声音。雅比毫不吝惜地对导力机关注入素材，把这个导力机关从只能驱动列车的级别升级成了能够对街区供应导力的导力炉。导力机关的轰鸣声已经大到无法与人的怒号区分，导力炉散发的热量更是把周围的积雪融化、蒸发消失。

「果然不能像妹妹酱那样建立道理循环啊……。算了，缠住米歇尔应该够用了」

身体配合不上这过高功率的发热，开始溶解，变得粘粘的。意识消失变成只剩下依靠本能驱使的『教官』成为了教典魔导的目标。米歇尔当然不能无视这种事，她盯着『教官』。

看着被预料之外的事情缠住的米歇尔的样子，顺利脱离危险范围的雅比绽放出愉快的笑容。

「自作自受？聪明反被聪明误？被想要陷害的对手找上麻烦，是什么感觉？」

米歇尔吐吐舌头。

「走着瞧」

对人胡搅蛮缠的魔导兵，带着恶意，嘲笑比自己年长的米歇尔。

『导力：接续——不正共有·纯粹概念【时】——发动【回归】』

看到摩耶胸口还在被漂白现象侵蚀，梅诺毫不犹豫，没有通过导力枪就发动了【回归】。梅诺立刻感觉到有大量精神在被消耗，但她忽略掉这种感觉，专心地控制着纯粹概念【时】。想到【漂白】的威力，或许【回归】也有可能没有作用。但不知是因为摩耶的身体中有着原罪概念的影响，还是因为那只是白亚通过分身发动的【漂白】，【回归】幸运地顺利阻止了漂白，摩耶的胸口也渐渐恢复了血色。

为了不让白亚察觉，梅诺保持着轻松的神情，但她在心里已经长长地缓了口气。摩耶平安无事。而且自己还意外地见识到了的摩耶的英姿。

她与白亚战斗，把白亚逼上了绝路。

本以为只是被白亚欺骗，做出独断的行为的摩耶，超越了梅诺的想象。直面过去的友人，也克服了灵魂中附着的纯粹概念的恐惧，就这样战斗着，一度取得了上风。

自己只觉得她不能战斗，还很弱小。心中只想着必须要帮助被骗的摩耶，这样不自觉地用大人的视线看轻了她。

「我真是看走眼了啊」

梅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眼前蒙着一片阴翳。（梅诺发觉到自己擅自地没想过要认识真正的摩耶。）

「摩耶」

她所追求的，一定，不是从大人的角度说出的话。

「之后就交给我吧」

听到这句继续战斗的有力话语，摩耶湿润着眼睛点了点头。

在这个被击破的教会中，自圣地崩坏以来，梅诺再一次与命运的对手相向而立。

面对摩耶的温柔笑容迅速变成了冷酷的表情，毫不犹豫地对白亚举起手中的导力枪。

「你竟然欺骗了我的好友。想必是做好觉悟了吧」

「摩耶可是我的好友哟」

「即使骗了她也还是？还有，马上要被我的反击打败的现在也是？」

看到梅诺愉快地笑起来，白亚的表情有些厌烦地动了动。本想着骗摩耶出来，却遭到了惨痛的反击，让梅诺十分开心。

「米歇尔在做什么？像你这种水平，应该是没办法打败她的」

「为什么搞得好像什么都得跟你说一遍啊。明明只要见到那张脸心情就开始变差了。请你差不多了就从这里消失。那个身体……反正也不是本体对吧」

「是啊。是分身哟。相比起本体，纯粹概念的威力也有些降低」

白亚冷冷地笑着。

「这具身体，和你是一样的东西呢」

明晃晃的讽刺，但梅诺不为所动。

「没什么心思和你继续说话。我现在不得不说这些东西也是因为摩耶……啊啊，但是，要提前说一声的事也是有的。谢谢你」

梅诺突然露出满脸的笑容，对白亚道谢。

「多亏你没有让米歇尔守在这里，让我进入『遗迹街』的难度比想象中要轻松了不止百倍」

「这个无关紧要。要是你们进入『遗迹街』是为了见【观星】的话，到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开始」

「是吗？但你现在就要退场了呢。正片开始了却被排挤在外，真可怜啊」

「……确实，这具身体也到达极限了」

被原罪概念侵蚀，还有自己的魔导的反噬，白亚的这具分身的身体已经开始逐渐损坏了。

制造能够承受纯粹概念的身体，就是这么困难。

但要说只是释放纯粹概念的魔导，白亚还有再进行一次攻击的力量。

「要是能在这类战胜我，去『遗迹街』也行。能通过这里的话，呢」

白亚的分身说着不祥的话，开始编织起魔导。

『导力：接续——』

像是有意展示给梅诺一样，缓慢地发动着魔导。但是有巨大的导力在被某种坚实的力量不断汇聚，汇聚。这种让人心里充满恐惧的魔导，与在盐之大地战斗的时候，梅诺所看到的魔导一样。

『完全定着·纯粹概念【白】——』

那时的梅诺，完全束手无策，无法躲避白亚毫不造作地释放的纯粹概念。感受着震撼心灵的恐怖，还有束手无策的弱小，无法战斗。

但是，现在已过去半年。

梅诺获得了新的力量。

『导力：接续——短剑枪·纹章——发动【迅雷】』

梅诺在瞄准导力枪的照门的同时，发动纹章。把导力枪的子弹变成【迅雷】。随后梅诺把端起的导力枪继续变形。导力的枝条制造的枪身，像是要与梅诺的左手融为一体一样缠绕上来，就这样制造了一个发出强烈的亮光的炮口。

「纯粹加速」

为了调动起即将发动的魔导，梅诺低声念出魔导的名字，把精神沉入灵魂的深处。

『导力：接续——不正共有·纯粹概念【时】——』

当梅诺的精神触碰到纯粹概念【时】的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一下子被夺走了。那是某些支撑着梅诺的，无法真切地看到的重要之物。一旦失去就无法再次得到的某物。

或许被侵蚀心灵的感觉影响到了，梅诺的视野染上了蓝色。被夺走的梅诺的一部分意识，顺着与梅诺灵魂相连的线路，去往了别处的一个地方。

那里是一个静谧的世界。

一个小巧完整，像一个庭院一样的世界。一个保持着完美的平衡的箱庭世界。这个像橱窗中的珠宝柜一样美丽的世界，只为了一个少女而存在。

一头黑发的她环抱着膝盖，一块白色的剑刃刺在她的胸口。与梅诺一同旅行时得到的发圈不见了。取而代之，但也算不上的一只蓝色的蝴蝶停在那里。那只像发饰一样的蝴蝶，在缓缓地颤动着翅膀。

灯里，就在那里。

「灯——」

梅诺呼唤出唯一的挚友的名字，就在她即将伸手的瞬间。

「——里」

这小小的世界忽而消失，梅诺的意识也回到了现实。

见到灯里的时间连一瞬都不到。白亚与梅诺两人还是相向而立，两人的魔导都还需要些许准备。

眼中倒映着的是梅诺最难以对付的敌人。梅诺小心地掌握着速度，缓缓地向装填在导力枪里的【迅雷】中注入【时】。同时明确地通知白亚。

「我迟早会把你的本体也杀死，洗干净脖子等着吧」

「你做不到的。我才是一定会把灯里酱从你手里夺回。」

白亚结束了释放纯粹概念的准备，梅诺也把【导枝】制成的闪光的枪口指向白亚。

『发动【混沌】』

『发动【加速→迅雷】』

白亚在发动魔导的同时掌心朝前，把一切都被染成了纯白。看着将世界尽数涂抹成纯白的现象逼近，梅诺扣动扳机。

放出了速度接近于光的迅雷。

巨大的后坐力让梅诺的手高高跳起，裂痕在【导枝】构成的枪身上遍布。【迅雷】上附加着让倍数失去意义的纯粹【加速】。魔导的雷光带着摧枯拉朽的气势击碎【混沌】，而后继续前进，毫不留情地把这具寄宿着白亚精神的躯壳化作飞灰，继而又掀翻了教会的屋顶。

梅诺发射的【迅雷】，把教堂改造成了敞篷建筑，飞跃洞穴，击中地面，雷电的热量甚至融化了一片积雪。

毫无疑问的胜利。梅诺在这广阔的风景前伸了个懒腰。然后解除了组成枪身的【导枝】，愉快地笑了。

「嗯，爽！真好啊」

梅诺难得地露出了明快的笑容。意识到自己已经成长到可以对抗白亚，尽管可能是幻觉，但自己似乎见到了许久未见的挚友。梅诺大概是第一次在打败敌人后能开心到这种程度。

梅诺带着开朗的笑容，为了与摩耶平视而跪了下来。

「来，我们走吧。『遗迹街』就在眼前了」

「梅诺没，没有生气吗……？」

摩耶少见地，带着尴尬发问。虽说她有一定胜算，但这并不能改变她擅自地行动的事实。万一事态变成白亚顺利得到摩耶的纯粹概念【魔】，以雅比为首的魔导兵们立即就会陷入劣势。白亚距离得到轻易就能够攻陷葛里萨利嘉的力量只有一步之遥。若是那样，失去根据地的梅诺会在找到白亚之前，就被数量和质量双方面都占据优势的第一身份们打败。

「听好哦，摩耶。要道歉的是我才对。对不起」

「诶？」

「我只觉得你不够强。只觉得你是需要保护的孩子。只想着你是需要补偿的异世界人」

梅诺从没把摩耶当做值得依赖的伙伴。只当做是应该保护的孩子，让自己赎罪的异世界人。她为自己能够平等对待摩耶增添了过多障碍。摩耶只不过是象征着自己的罪恶感的孩子。

所以梅诺要在这里，好好地看着总是飘忽着视线的摩耶。

「但是，你战斗了。多亏了摩耶，通向『遗迹街』的道路才得以敞开。所以，能再和我说说吗？」

为了配合摩耶的视线的高度的梅诺，用力揉了揉摩耶软软的脸蛋。梅诺可还没说过自己没有生气。她提起摩耶形状姣好的眼角，问道。

「为什么要这样乱来？」

长着和白亚一样的脸的少女，责问起自己。

梅诺突然间表达出来的气愤，让摩耶的眼角浮现了些许泪珠。一定是被揉成了花脸的原因。摩耶不断把心里堆积着的感情化作言语，吐露了出来。

「我……」

在之前一些时候，摩耶肯定不能这样率直地说出来。但是如今，梅诺像英雄一样出现，帮助了自己。若只是这样，摩耶或许会因为白亚与梅诺的共同点而踌躇。但摩耶又想起了撒赫菈的话。

「好孤独」

摩耶带着些许畏缩，把自己柔软的真心，交予了梅诺。

「千年前白亚背叛了我们，玛农也不在了，母亲也早就去世。回去日本已经没有意义……现在只剩我自己，好难过」

想得到珍视。母亲，妹妹都已经不在的这个世界，既然无人珍视自己，就此消失也好。所以才会前来与白亚见面，交谈，想要做出决意。

「想要得到重视……我以为如果我打倒了白亚，如果我变成了人灾，如果我对世界必不可少，就会有人认可我……！我想让这个世界知道，我就算一个人，也有我一个人能做到的事……！」

泪水如泉般涌出。摩耶哽咽着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这是坏事吗？」

这个撒赫菈听了，却不置可否的想法，梅诺又会给出怎样的回答呢？

「……摩耶」

摩耶的心中交织着期待与不安，看向说出了自己名字的梅诺。紧紧盯着正在组织语言的梅诺。

被摩耶用寻求救赎一样的眼神盯着的梅诺开口了。

「这样的孤独，一定会贯穿你的一生。如果只是在意着他人的温柔，只知寻求他人的温柔的话，一定，一定，会像这样孤独下去的」

梅诺说出的话不是温柔的安慰。不如说，更像是斥责。

「摩耶心中的这份孤独，一定与我心里的罪恶感是相同的东西。没有什么解决方法，会伴随着我们一生。我知道这样的孤独让人十分难过，但没关系的」

梅诺的语气不像是在对梅诺说，更像是说给自己听。

梅诺伸出手点了点摩耶胸口紧身衣的空洞。

「摩耶很强的」

摩耶听到的，不是娇惯，不是同情，也不是安慰。

「不是等待，期待着谁的温柔，而是要拥有能让重要的人驻足于身边的强大」

摩耶用自己的强大，一定能够找到，也能够让人们愿意陪伴自己。

就像摩耶这段乱来的旅途中，梅诺、撒赫菈、雅比、米歇尔还有白亚，她们都牵挂着年幼的摩耶。

「所以说，摩耶。虽然这个世界不怎么样，但也不要轻易放弃哦」

梅诺的语气缓和下来，温柔地摸了摸摩耶的头。

「这个世界早就离不开摩耶了哟」

突然，有种不同的感觉涌上摩耶心头。刚刚摩耶说出的话，逻辑流畅，具有说服力。但梅诺和撒赫菈一样，没有说自己能够成为摩耶的依靠之类的话。

千年前，白亚积极地救下摩耶，还给了她容身之处。尚还弱小的摩耶便顺其自然地，沉溺在了白亚给自己的安稳之中。

然后，孤身一人的摩耶，以一事无成作结（，变成了人灾）。

但如今，撒赫菈鼓励着自己，梅诺也对自己托付信任。这与千年前不同，像这样互相依靠着的关系，却不由得让摩耶发自内心地感到满足和快乐。

「你们……真不愧是你们啊」

「……什么意思？」

「就这个意思」

摩耶假装无事发生地回答了梅诺，然后向梅诺伸出了小拇指

「既然没办法，那我就接受咯。但是，来做个约定吧？你会帮助我的约定。以后会与我一起战斗。」

「当然，行啊。你就让我好好帮你吧」

梅诺也用小指和摩耶拉勾。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会不会有点过于本地化）

是之前和撒赫菈也做过的拉勾。但这次，已经没必要留下诅咒了。

「拉勾！」

勾在一起的小指轻快地松开，两位少女定下了约定。

「啊哈」

利用她们身边的飞虫听到了两人的对话，雅比轻轻地笑了。

她的肩头扛着撒赫菈。雅比把撒赫菈从瓦砾堆下救了出来，带她逃往足够远离米歇尔的地方。

通过这一连串的事情，雅比的心中对于『星骸』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渐渐有了答案。而猜想得到确定则是与米歇尔战斗的时候。至于结论，则是：『星骸』终会变成一种强大的武器。

但是，雅比却没打算立刻告诉梅诺这个消息。毕竟再怎么说，『星骸』终究是一个随着使用方法的不同，而有可能会毁灭世界的战略性武器。

「果然，让那个年上跟上来是对的。要是只有姐姐我和梅诺酱的话，也太单调了。算是帮我把波澜不惊的事情增添了一点激情」

因为雅比看漏了藏在自己影子里的摩耶，才让摩耶得以走到这一步。虽然心里有些不愉快，但雅比也不吝于承认带上摩耶之后，此行得到了更好的结果。

「而且多亏摩耶，才让梅诺酱大量地用了【时】。让出那片地方也从茉茉酱那里拿到了不少报酬……你也是，已经快了，就再等等吧」

雅比露出怪笑，摸了摸自己下腹部的齿轮图案。

「为了毁灭这个无趣的世界」

出身于『机关世界』的魔导兵，小声但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而她的肩头。

被雅比抱着，微微睁开一只眼睛的撒赫菈心想「唔哇，要是没听到就好了」。立即又闭上眼睛，假装自己还在昏迷。